

# 中日复交谈判祝酒辞之争

■深外



1972年，毛泽东将一部《楚辞集注》作为礼物，赠送给田中角荣。

1972年9月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接受周总理的邀请，偕外相大平正芳等52名高官来到北京。然而，双方围绕邦交正常化的谈判之难，超出了人们的想象。

## 祝酒辞之争日方服输

田中访华前，两国草拟和交换的联合声明纲要草案中，双方都同

意日方要就侵华战争向中国人民道歉，但是事前并没有商妥和落实具体文字表达。没有人意料到中日复交谈判的第一场激战竟然会始于田中祝酒辞中“添了麻烦”的表态。

9月25日到达北京当晚，田中首相在欢迎宴会上致祝酒辞时，轻描淡写地说，日本在战争中给中国“添了麻烦”。这个用语让出席宴

会的中方人士感到很吃惊。大家当场就议论纷纷，表示不满。后来，媒体将田中的这一表态报道出来后，更是引起了广大公众的强烈反感与愤慨。

第二天在周总理与田中首相的小规模会谈中，总理首先提及此事，以严肃的态度批驳了田中的提法。周总理指出，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害，中国牺牲了几百万人，物质损失不计其数，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。“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”，日本政府要牢记这一历史教训。用“添麻烦”作为对过去的道歉，中国人民是不能接受的。

总理的话使田中无言以对，他只作了些解释和表白，说他本意是向中国人民“谢罪”，请求原谅并保证以后不再犯。他表示日方如何表态用词，可以按中国习惯改。在会谈中外交人员拿出日本新出版的辞书、字典，查证“添麻烦”、“道歉”、“反省”、“谢罪”等词汇的意思和轻重程度，日方不得不表示“折服”。

## 毛泽东赠书寓意非凡

这个问题还惊动了毛泽东主席。毛主席会见田中时，一上来就

问：“那个‘添麻烦’的问题吵得怎么样了？”田中赶忙回答说：“有结果了，可以按中方意思改。”毛主席高瞻远瞩地说：“吵出结果就好，天下总没有不吵架的，‘不打不相识’嘛！”

试探也好，本意也好，这场较量最终以日方认错、退让而告结束。田中角荣不得不交代大平，赶快提出合适的方案。在大平陪田中去长城参观的途中，大平就告诉姬鹏飞外长，他将在正式会议中提出日方的文字方案。果然，在当晚外长第三次会谈中，大平外相亲自口述了日方对战争加害进行反省的措辞，最终方案被中方所接受。

这里还有一段广为传诵的佳话值得叙述。那就是毛主席会见田中临时时，特地把自己的珍贵藏书，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传世之作《楚辞集注》送给他做纪念。田中深为感激。

日本媒体皆认为毛主席赠《楚辞集注》给田中角荣寓意深邃不凡。《楚辞集注》辑录的九辩中，文中两度有“迷惑”出现。值得深思体味的是，日本也有“迷惑”这一词汇，中文可译为“麻烦”之意。田中的祝酒辞“添了麻烦”就是用的日语“迷惑”一词。因此认为毛主席赠《楚辞集注》的非凡寓意与此有关。

## 朱自清是饿死的吗

■文泽



晚年朱自清有一件事为人称道，就是“不领美国救济粮”。一篇名文对此事特别论述，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：“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。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，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。闻一多拍案而起，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，宁可倒下去，不愿屈服。朱自清一身重病，宁可饿死，不领美国的‘救济粮’。”自朱自清1948年辞世至今，关于其死因，权威的说法是他“贫病交加而死”，而在不少仅仅读过像上面这篇名文这样文字的读者印象中，朱自清居然是“饿死”的。

朱自清“饿死”的印象从何而来？那篇名文的巨大影响力是一个因素，但文章的艺术不能硬套逻辑，事实上朱自清拒领美国“救济粮”是真，拒领也肯定会给他的家庭生活带来影响，但并不意味着他真的就没饭吃了。从根本上说，容易让人生出朱自清饿死印象的缘于另外一些判断。朱自清所处的的是一个“政治腐败、社会黑暗、民生凋敝”的时代。在那个黑暗时代里，除了达官贵人以外的几乎所有中国人的生活都颇为艰辛。但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在主流和全局之外，应该还有支流和个案，比如像朱自清这样全国有名的文化人，他的生活似乎还不会沦落到要被饿死的地步。

朱自清实死于严重的胃溃疡。这种病的起因与生活的颠沛流离有关，日寇侵华中朱自清所服务的清华大学曾几经搬迁；战时教授们的生活水平大大降低，这也是容易引发胃病的重要因素。查阅朱自清的日记，可以看到，即使是在被公认生活最困难的西南联大时期，他还是经常会有饭局，而且隔三五就会和朋友们在一起打打桥牌。可以认为，虽然当时的知识分子处境不佳，但和大多数底层百姓相比，他们的基本生活还是有保障的。

具体到朱自清，其实他应该是最不容易被联想到“饿死”这一凄惨图景的。不仅因为他的声望、地位和收入水平，也由于他的病。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，胃溃疡这种病对进食有很多顾忌，朱自清的日记也证明了这一点。翻开1948年的日记，我们没有看到他为食物短缺而苦的记载，相反，多的倒是下面一些文字：“饮藕粉少许，立即呕吐”；“饮牛乳，但甚痛苦”；“晚食过多”；“食欲佳，终因病患而克制”；“吃得太饱”……就在他逝世前14天的1948年7月29日，也就是他在拒领美国“救济粮”宣言上签名后的第11天，他还在日记里提醒自己：“仍贪食，需当心！”1948年8月12日，朱自清辞世。

## 《朝阳沟》剧名的由来

■民协

现代戏《朝阳沟》是豫剧知名品牌之一，而《朝阳沟》的名称有着传奇经历却鲜为人知。

1958年3月初的一天，编剧杨兰春从省文化局副局长冯纪汉那里接到写剧本的任务，他来到战争年代曾住过的地方登封县大冶镇曹村体验生活。经过几易草稿，剧本写成了，又经过7天7夜编排，《朝阳沟》排成了。1958年3月20日，《朝阳沟》在郑州北下街河南剧院首演，参加全省文化局长会议的领导都来看这出“跃进戏”。演出前，冯局长简单介绍了剧情和编排经过。戏要开演了，杨兰春说：“同志们，稍等一会儿，还有四句合唱的词没想好呢。”观众们都笑了，杨兰春赶紧编了四句词，就是“老风旧俗习惯年年改进，年年改月月更新。有文化能劳动情通理顺，要当家长家宝传给子孙”。冯局长问：“开幕吧？”杨兰春说：“再等一等，戏还没有名字哩！”冯局长只得又到幕前说：“再等一等，戏还没有名字哩！”台下又是一阵笑声。杨兰春熟悉曹村的地理风俗，想起山坡上有座庙叫朝阳寺，那一带的地理环境都是丘陵和山沟，剧名就叫《朝阳沟》吧！报名后开始演出，谁知演出后，《朝阳沟》名字的效果还很好。

1958年夏，《朝阳沟》剧组进京演出，参加了全国现代戏题材汇演，受到专家和观众的热烈欢迎。《人民日报》及首都各大报纸都刊载了评论文章。1963年冬天，《朝阳沟》排成电影戏曲艺术片在全国放映。1964年元旦，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看了豫剧《朝阳沟》，给予高度赞扬，并与剧组人员合影留念。

1976年初，曹村的干部和群众联名上报公社，要求把曹村大队改名为朝阳沟大队，2月就挂起了“朝阳沟大队”的牌子。该公社修的水库也命名为“朝阳沟水库”。

现在，朝阳沟村被省旅游局批准为新的旅游景区，与中岳庙、少林寺连接成一条旅游线，游客们都赞美：“朝阳沟好地方名不虚传。”

## 极品文人 极品洁癖

■肖明舒

现代医学认为，洁癖是一种心理疾病。平日里，身边有一个这样的人往往让我们很郁闷，一般人会选择干脆和他们保持距离。然而古人对于洁癖者的态度似乎比我们宽容得多，若是哪个文人有洁癖，更是值得在史书中记上一笔。

### 鞋子被人碰 都要玩命擦

唐代大诗人王维，就是十足的洁癖。史书记载，他容不得地上有一丝灰尘，因而家中常备十几把扫帚，每天安排两个僮仆不间断地清扫、清扫、再清扫。他家宅第很大，加上王维督促甚严，两个僮仆一天到晚地工作都忙不过来。

爱洁之心人皆有之，但是若视目中一切为细菌病毒，那就得被划入怪人的范畴了。这样的怪人在古代也不乏其例，成为传世笑谈的还有北宋大书法家米芾。

米芾每天饭前要洗十七八次手，但还是觉得不干净，因为在他看来，盆里的水是不合乎卫生标准的。那时候没有自来水，米芾就专门做了一个带长柄的盛水容器，洗手时让仆人举着为自己倒水。洗完之后，他却不擦手，而是不停地拍手，直到双手自然风干为止，因为他觉得手巾也不干净。好不容易该吃饭了，他却从来不吃煮鸡蛋，原因是怕鸡屎味儿会煮进鸡蛋里。

再说米大人穿的衣服，也是干净得不得了。他曾经当过太常博士，负责皇家宗庙的祭祀事务，他的朝靴一旦被人碰过，回家就一定要刷了又刷，直到把好端端的靴子弄得破不堪

堪为止。上级发的朝服，他怀疑有人穿过，因此反复清洗，结果连衣服上的花纹都被洗掉了。当时毁坏朝服是要被治罪的，米大人也不例外。第二天，穿着“另类”朝服的他站在人群中分外显眼，被领导发现了，一怒之下罢了他的官。

### 一声咳嗽，一屋子细菌

也许您会觉得，米芾为了一件衣服丢了官，也太不值得了。但比起下边这位，王维和米芾只能算是轻度洁癖症患者。这位叫倪云林，与黄公望、吴镇、王蒙并称元代四大画家。如果要问中国古代文人谁爱清洁爱到极致，那就要首推倪云林了。

明代文人札记中记载，倪云林平时使用的文房四宝，每天都要让两个小书童负责随时擦拭干净；客人离去后，坐过的地方必须反复刷洗；他每天穿戴的衣服和帽子，即便是一尘不染，也都要拂拭数十次。然而除了这些洁癖症患者共有的病症之外，倪云林还有些独一无二的症状。

他最爱喝山泉水，雇了个挑夫每日为他到附近的山上挑两担泉水。路途很远，担子又重，倪云林却不许挑夫换肩。泉水运到家里，他用挑夫挑的前桶水煎茶，后桶水洗脸。他的朋友看见了，觉得莫名其妙，问他原因，倪云林说之所以不让挑夫换肩，就是为了能把前后两个水桶区别开。因为后面的水被挑夫沿途中的“屁气”弄脏了，不能喝茶，只能用来洗脸。

最有意思的是，一次倪云林的一位姓徐的朋友来做客，

羡慕他家环境幽静，便要留宿。开始的时候他很不情愿，但又推不开面子，谁让自己先前也住过徐兄家里呢，于是便答应了。可他又怕徐兄不讲卫生，在徐兄的卧室里巡视了好几遍，才放心离开。等大家都睡下之后，倪云林忽然听到徐兄咳嗽了一声，结果失眠了一夜。天亮之后，他赶紧让仆人进入徐兄的卧室寻找痰迹。可仆人找遍了整座房子仍旧一无所获。最后还是他亲自出马，在院子里的梧桐树下找到一片颜色稍深的树叶，竟当作徐兄昨晚的“罪证”，捂着鼻子命仆人拿到三里地外丢掉，还命人不停地挑水洗树，弄得徐兄十分惭愧，灰溜溜离开了他家。

古人谈起这些人的洁癖时，非但没有鄙薄的态度，甚至大有“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”的架势，您觉得惊讶吗？

事实上，在古人眼中，虽然这些人怪异的行为让人无法理解，但却是一种不被世俗污秽沾染之精神风貌的写照，这种精神最早可以追溯到屈原“举世皆浊我独清”的孤傲不驯。权力也好，金钱也罢，对于他们来说都如过眼云烟一般无足轻重。

怀着这样一颗高洁的心，王维厌倦官场的污浊，决然离去，长期过着怡然自得的隐居生活。米芾虽天资聪慧，但一辈子只做了些微不足道小官，最终还是回归山林，尽心于艺术创作之中。而倪云林的一生，几乎与做官绝缘，清高孤傲，从不过问政治，寄情山水才是他的本业。

洁癖的行为见证的是他们的真性情，身处浊世，却仍能洁身自好，如此一来，谁还会因此鄙视他们呢？